

我為淨土鼓與呼（之三）—淨土四傑影響深遠 劉素雲老師主講
（第三集） 2013/3/27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檔名：56-137-0003

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是我來香港的第三節課，今天講課的題目是「淨土四傑影響深遠」。可能大家聽了這個題目並不陌生。去年六月份，我來香港參加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分享報告會的時候，我曾經提出過「淨土三傑」，這次又加了一傑，「淨土四傑」。我想先跟大家說一說淨土三傑的緣起，怎麼提出來淨土三傑這個事的。這件事要從二〇一一年說起，我記得是二〇一一年的九月，或者十月份，具體時間我記不太準確，就是二〇一一年的九、十月份。有一天我正在聽老法師講經的光碟，突然就出了八句話的一首偈子；因為平時都是四句話的比較多，這一天出的是八句話。因為偈子這個東西它有個什麼特點？必須當時出來，當時我就得記錄下來，否則過一會再讓我想，我想不出來。所以當時我就一邊聽老法師講經，正好抽屜裡有那個小紙片片，我就拿出來就把這八句話記下來了。這八句話是怎麼說的？是這樣說的，「淨土三傑蓮念空，身負使命度群萌，會集善本夏蓮老，抱病集註是念公。救度末法諸眾生，演說弘傳是淨空，三傑來此娑婆土，弘傳淨土傳燈人」，這就是最早出現這八句話。

第一句話告訴，淨土三傑蓮念空。我記得那一次在心得交流會上，我曾經給大家解釋過，三傑就是三個人。蓮念空就是，蓮是表示夏蓮居老居士，念是黃念祖老居士，空就是咱們淨空老法師。那就告訴我，淨土三傑是夏蓮老、黃念祖老居士，和淨空老法師，並稱為淨土三傑。因為在以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，也沒有聽說過，這是第一次出現。我當時心裡就想，這可能是佛菩薩想通過我把這件

事情傳達給大家吧。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基本不太出門，所以這件事，從二〇一一年的九月、十月得到這八句詩偈以後，就一直沒有往外傳過。一直到了去年，就是二〇一二年的六月中旬，我來香港參加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學習心得分享報告會，就那一次在那個會上，我是講了五節課，其中有一節課就講到了淨土三傑這個問題。我記得當時我是這樣告訴大家的，我說淨土三傑這件事情，是我學習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的最新感悟。我這次想告訴大家，因為在這之前，我不知道這個事我該不該說，我記得我來香港以後，我跟師父他老人家說了，我說師父，我學《大經解演義》有一點新的感悟，我不知道該說不該說？師父說：說吧，該說。但是我沒有告訴師父我想說的內容，我沒說我要講什麼淨土三傑，這個內容我沒有跟師父說，我就說我有個新的感悟，我不知道我該說不該說，師父就說該說，說吧，就這樣。所以我在那次分享報告會上，第一次把這個問題跟大家見面了。

這八句偈子，大家一聽都非常明瞭。你看第一句，淨土三傑蓮念空，剛才我說了，三傑都是誰。第二句，身負使命度群萌，這三傑到這個娑婆世界幹什麼來了、使命是什麼？度群萌。第三句，會集善本夏蓮老，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不是夏蓮老會集的嗎？抱病集註是念公，這個大經註解（集註）是黃念老註解的，所以它是抱病集註是念公。老法師多次說過，黃念老在集註這個《大經解科註》的時候，是身負重病的，這說得多麼清楚明瞭。下一句是救度末法諸眾生，這個很明瞭，不用解釋。演說弘傳是淨空，淨空老法師現在做的事情不就是這件事情嗎？在弘傳這部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。三傑來此娑婆土，弘傳淨土傳燈人，這就是一句總結。三傑來到這個娑婆世界度群萌，用什麼方法來度？就是弘傳淨土法門，弘傳《無量壽經》。他們是什麼人？傳燈人，淨土法門的傳燈人。

我把這八句話跟大家說了以後，我感覺到當時與會的聽眾們都非常歡喜，因為從掌聲我能看得到，掌聲特別熱烈。我就先說說淨土三傑是怎麼來的，我想可能前面我基本上說清楚了。因為今天的題目是「淨土四傑影響深遠」，下面我再說說淨土四傑的緣起，怎麼是三傑又變成四傑了？我再說說這個四傑的緣起。

這件事應該說是我姐往生之後，我姐往生之前沒有這個消息。往生之後，我一直到現在，我的心情是平靜的。我昨天跟大家說，姐妹兩個相依為命，姐姐往生走了，我做為妹妹的似乎是按人之常情，世俗間的說法，我應該很悲傷。你看爸爸媽媽都離開人世了，姐姐又走了，一家四口人就剩我自己，是不是應該最起碼有點離愁別緒吧！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一點沒有。我姐走前和走後，我就是滿心的歡喜，我就是對姐姐的欽佩和讚歎，我沒有思念，也沒有憂傷，也沒有離愁別緒。如果不是三寶加持，可能是做不到這一點的。就從我姐姐往生前到往生後，一直到現在，四個月的時間，我從來沒有掉過一滴眼淚，而且心裡也沒有難過的那種感覺。現在有時候就面對我姐姐的照片，用心和我姐姐對對話。今天中午我跟有的同修說，就是一種心靈的感應吧，面對我姐姐的照片好像我就可以和她對話似的，我姐姐也和我對話。我說這可能姐妹親情，我姐姐往生了，還惦念她這個老妹妹。因為每天我都要面對我姐姐那個照片，它就在我聽經那個桌子上放著，所以就沒有感覺到姐姐已經離開我了，就是這種非常真實的一種感覺。

淨土四傑這個消息，又是什麼時候我知道的？大概是我姐姐往生一個月以後，我記得好像是沒到五七。五七不就是三十五天，好像沒到五七，因為五七的時候，我記得我過去了，我上我姐那邊去了。我在沒有去那之前，也就是三十天出點頭，還沒有到第五個七。有一天，還是，我每次出偈子就兩種情況最多，一種情況是我聽

經，面對影碟機，看著光盤，這個時候出偈子比較多；第二個出偈子比較多，就是早晨我磕頭的時候出得多。我早晨現在是三點鐘到六點鐘，每天磕頭是三個小時，往往在這個時候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出來幾句。它這個偈子特點，剛才我說了，出了必須得立刻記下來，如果不記下來，譬如說我磕頭，偈子出來了，我沒有及時記，等我磕完頭，我再去想把它寫下來，我想不出來，這個事就過去了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就在姐姐往生一個多月的時間，又在我聽經的時候，就出了這麼也是八句話，我把這八句話也和大家說一說，這八句話是怎麼說的？和原來前面的淨土三傑那個基本類似。它是這麼說的，「會集善本夏蓮老，大經集註是念公，淨空恩師來弘傳，作證轉是劉素青。末法九千苦眾生，成就就在一部經，此經即是無量壽，一句佛號乾坤定」，就是這個時候出的八句話。這八句話，你看前面四句，我就是這麼理解的，也就是這麼解讀的：會集善本夏蓮老，夏蓮居老居士是第一位；第二位，大經集註是念公，黃念祖老居士；第三句，淨空恩師來弘傳，咱們淨空老法師；第四句，作證轉是劉素青，淨土法門信解行證四方面到這圓滿具足。

我當時還想，可能也是一種雜念、妄念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劉素青要不是我姐，我怎麼都好說，你說她怎麼偏偏是我姐？你一說，人家說這姐妹倆在幹啥？一唱一和的。後來我就想，我沒有這個私心雜念，我拋開它，我拋開她是我姐，她就是一位往生的大菩薩，我站在這個角度我就好說、我也敢說。所以我就想淨土四傑出了，原來的三傑加上劉素青，劉素青是誰？她是淨土四傑的第四傑。我現在就公開的這樣跟大家說，至於我這個說法準不準確、合不合適，讓歷史來驗證。如果我不說，我想我對不起大家，我也對不起後世子孫，佛菩薩讓你傳達給大家的消息，你把它貪污了，你沒告

訴大家，我覺得我這樣做我造作罪業。所以我這次就把這個在題目裡就說出來，淨土四傑影響深遠。

這八句話重點是不是就告訴我們，誰是淨土四傑，雖然是沒有像淨土三傑那樣說。剛才我跟大家說，二〇一一年九月，或者是十月，告訴我淨土三傑的時候，它第一句話就把它點出來，是淨土三傑蓮念空，一下子就告訴我三傑是誰，夏蓮老、黃念祖老居士、淨空老法師，特別明顯。這次的八句沒有這個字樣，說淨土四傑誰誰誰，沒有這個字樣。但是你看會集的就是信，代表信，集註的代表解，弘傳的代表行，作證的代表證，就是信解行證圓滿具足。我就是這樣解讀、這樣理解的，如果我理解得不對，歡迎同修們批評指正。

正在這個時候我就看到一個材料，這個材料是什麼？就是咱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我記得是一九九七年的《淨宗修學綱要》，我看了這個以後，我覺得完全對號了。因為這個《淨宗修學綱要》，它的第一部分就是告訴我們淨宗修學依照什麼？第一條是教依，第二條是理依，第三條是行依，第四條是果求，那就是信解行證。你依照什麼，和前面告訴我這個信息一拍即合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偏偏那個時候我就看到那麼個資料，在這之前我沒看見過。所以這就更加堅定我的信心，淨土四傑誕生了。

我當時說實在的，我的心情非常，應該說激動，我想咱們修學淨土的太幸運了，全了、具足了。他們把修學淨土的道給我們鋪平了，我們就沿著這條道往前走就可以回家，你說是不是應該稱為四傑？如果現在稱為四聖什麼的，可能大家就不太容易理解，大概我遭炮轟的可能性更大。所以咱們還是用當時佛菩薩告訴我的那個詞，叫傑，先不叫聖，至於是不是聖，也讓歷史來做見證。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題目，就是給大家講一講三傑是怎麼來的，四傑是怎

麼來的。

第二個題目，我想跟大家講一講，淨土四傑的使命是什麼。淨土四傑的使命是共同的，一個，幹什麼來了？弘傳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弘傳淨土念佛法門（持名念佛），就幹這個。四個人是幹同一件事情來的，你們仔細想一想，是不是這樣？夏蓮居老居士來到這個娑婆世界，給咱們會集了《無量壽經》的善本，老人家就是完成這個任務來了。然後黃念祖老居士給咱們集註，《大經科註》，老人家集註了。至於對這個集註怎麼評價，咱們淨空老法師講法的過程當中，那個評價已經說得一清二楚，那是很高很高的，也是為這個會集本。第三個，淨空老法師現在弘傳的，師父他老人家現在每天想的、說的、做的，不都是在弘傳這部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嗎？不都是在弘傳這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嗎？所以說淨土四傑的使命是一個，我剛才說了，弘傳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弘傳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，這是共同的使命。

還有一條，就是我姐這次走了以後，她那個偈子裡告訴大家的，幹什麼？代佛傳真音；具體的說，代彌陀傳真音。彌陀的真音是什麼？用我姐姐往生前一天，最後一夜記下來的偈子，是這樣說的，「吾為無量做證明，吾為彌陀傳真音，末法九千此部經，一句彌陀定乾坤」。吾就是我的意思，我為無量做證明，我幹什麼來了？我來為《無量壽經》做證明。第二句，我為彌陀傳真音，這是第二句。第三句、第四句就是我剛才說的，彌陀的真音是什麼？就是末法九千年眾生靠什麼得度？就是靠這部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就是靠這句阿彌陀佛的佛號。你說什麼是真音？告訴我們了，而且說得非常具體，我們要把它理解得準確，是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這是不可更改的。

後來又出了四句話，可能是考慮到我太笨，怕我不理解，又給

我四句。這四句是怎麼說的？「四傑皆為大經來」，你要是沒聽懂，我給你說具體，佛菩薩慈悲到極處了，說「四傑皆為大經來，會集集註並弘演，捨壽十年作證轉，看似平凡實非凡」，是不是把四傑都包括在這四句話裡了？我原來我真不知道我姐姐是捨壽十年表法的，是她走了以後，我看她那偈子發現的，這老人家捨壽十年。後來我外甥女也告訴我，說我姐姐走之前，跟我這個小外甥女說，告訴我小外甥女，我還有十年壽，我不要了，我現在就是要為夏蓮居老居士作證，為黃念祖老居士作證，為淨空老法師作證，為《無量壽經》一定要做這個證。做什麼證？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一定能成就，能往生極樂世界，而且是今生就往生，今生就成就，不是等來生，她就要做這個證明。這是在她走之前，和我外甥女有好多話她都交代了。

大家看《大經解演義》厚厚的那個，就這麼大的不有十三本嗎？《大經解演義》是十三本。一翻開封面，裡面不就是有夏蓮居老居士德相、有黃念祖老居士德相、有淨空老法師德相。它下面都有那麼一段話，我不知道大家現在記沒記住，我給大家再念一念，再回憶回憶、回想回想。夏蓮居老居士下面那段話，它前面三個字是「報佛恩」，報佛恩的下面是這樣說的，「大經東來，塵封千年，圓融顯密，遍探諸譯，慶善本現」，這句話比較長，這是一句。下一句是「掩關十載，冥心孤詣，開真實際」。最後一句，「末世濁惡，信願難堅」。這是夏蓮居老居士的這段話。可能我們平時看的時候沒有注意看這些話，你回去再翻翻書，一句一句你仔細想一想、琢磨琢磨，含義太深了，太深刻了。這是夏蓮居老居士的。

黃念祖老居士的前面三個字是「續慧命」。夏蓮居老居士是「報佛恩」，黃念祖老居士是「續慧命」。下面是這麼說的，「無懼老病，宿疾魔難，繼傳燈弘誓報四重恩註大經，會中外古今諸釋妙

義顯佛心，上契聖懷，廣啟眾信」，這是對黃念祖老居士概括的這麼一段話。對淨空老法師是怎麼概括的？是這樣說的，那三個字，前面是報佛恩、續慧命，到淨空老法師這三個字，「愍群生」。你想想，和三位老人家是不是太貼切了？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任務，表法的任務。老法師是愍群生，你說咱老法師是不是慈悲到極處了？憐愍群生，讓眾生轉迷為悟，回歸極樂、回歸自性，這幾十年就在做這麼個工作。然後下面，愍群生下面是「末法孤舟，即凡成聖，唯唱華嚴法華秘奧旨婆心懇切，豈知淨土大經解演義悲願宏深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

三個老人家意思相近，又各有不同，仔細琢磨琢磨。昨天我講課的時候，開頭我是給大家讀了我寫的那篇「敬師文」，在「敬師文」裡有那麼一句，「末法不末，孤舟不孤」，我就是指著老法師這段話，前面那個末法孤舟來說的。我覺得不是末法，也不是孤舟，老法師的這個舟是旗艦之舟。大家知道旗艦是幹什麼的？領頭的，就是打仗指揮艦，那叫旗艦。我說老法師這個舟，這個船是旗艦之舟，這個旗艦之舟指引著眾生回歸極樂。所以它是末法不末，孤舟不孤，這是對老法師這一段話的概括。

之後，我沒有那個聰明智慧，我寫不出來，我編不出來，然後就告訴我，給劉素青老居士也寫一段話。我當時腦袋有一閃，寫什麼？就這麼一閃的時候，實際我就是記錄員，我就把它記下來，不是我寫的，也不是我說的，是我記下來的。這個怎麼記？劉素青老居士（不每個人都有三個字嗎？）是「作證轉」，這三個字是作證轉。然後第一句話是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」，第二句話是「捨壽十年挽救劫難，為佛作證轉」，這是第二句話；第三句話，「平凡一生，非凡示現，表菩薩大願」；最後一句話，「以身示法，教化眾生」。以身示法的示是表示的示，一個二，下面一個小，那個示法

。以身示法，教化眾生。

我記下來以後，我一琢磨還挺對路，好像跟我姐挺配套的。我想菩薩真是太有智慧了，知道我笨，我寫不出來，告訴我，讓我把它記下來。你看現在淨土四傑每個人都有這麼一段話，而且和每個人都能對上號，你說巧不巧、妙不妙？真是不可思議。咱們都說學佛要學出智慧來，我說佛的智慧簡直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說來這智慧就來了。如果我要是會寫的話，可能佛菩薩說那妳就寫吧；知道我太笨了寫不出來，所以給我寫現成的，妳記下來吧，我就把它記下來了。我記下來以後那幾天，我沒來香港之前，我在家裡就時不常的拿出來，我就從頭至尾讀一遍，愈讀愈覺得有味道，真是，是一種法味，不是世味。老法師不是說，世味哪有法味濃，真是，還是法味濃。

你看我姐這一段，第一句話對不對號？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本身觀世音菩薩不就是幹這個的！第二句，捨壽十年，挽救劫難，為佛作證轉。確實是還有十年陽壽不要了，人家表法。中間那句話，挽救劫難，大家記不記得？我姐往生那個光碟裡有那麼一句話，我姐說，「我必須提前回家，我有新的任務」，有這麼一句話，和這句話是對號的。挽救劫難，我不能太細說，我要太細說，那肯定就一頓炮彈就得轟過來。說到這，該聽明白的聽明白了，不該聽明白的那就不明白吧，慢慢明白。

下一句話，第三句，平凡一生，我姐這一生，你們看光碟，是不是覺得沒有比她再平凡的了。那真是平凡一生，沒有一點什麼能引起別人注意的，就是平平淡淡的一生。待會我再介紹介紹我姐，你們看看她是不是平凡。非凡示現，她的一生雖然是平凡的，但是她最後的示現絕對不是平凡的，真是非凡的示現。表菩薩大願，她這個示現是表什麼？表觀世音菩薩的大願。最後，以身示法，教化

眾生。為什麼要表這個法、要做這個示現？為了教化眾生。這和我昨天講的，我不說麼，如來家業是什麼？如來家業就是度眾生。如來家業沒有財富、沒有名利，我說你要找這個，你別上如來家業裡去找，如來家業就是度眾生。所以我把這一段介紹給大家，我希望能夠讓大家更加堅定學佛、信佛、念佛、成佛的信心。這是第二個問題，就是淨土四傑來到這個人世間，他的使命是什麼。

第三個問題，我想說一說淨土四傑影響深遠，就是咱們今天講的這個大題目。為什麼說他影響深遠？我用這八個字概括的，就是這個影響是「深不可測」，測量的測；「遠不可量」，就是沒邊，你怎麼量、怎麼說都不過分。因為什麼？它超越族群、超越國界、超越時空，末法九千年一切苦難眾生，脫離六道輪迴有依有靠了，這就是依靠。我們原來說依靠阿彌陀佛，現在這個依靠就更具體，你讀什麼經，你怎麼修行、你怎麼成佛，這條路是說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只要你信，你肯照著去做，你今生就一定成就。所以我說這個影響不可估量、不可言喻，怎麼說都不過分。末法九千年，淨土四傑的深遠影響真是不可估、不可量，有多少眾生是因為淨土四傑的指引、帶路而回歸極樂、回歸自性。

我記得我姐往生前，我說姐妳這次回家，妳想帶多少眾生？我姐就說四個字，無量無邊。我說跟我知道的一樣，告訴我的，也是我姐姐這次往生，有無量無邊的眾生和她一起回歸極樂，這是我倆不謀而合的。因為我姐我倆不住一個地方，而溝通只是後來她要往生前，我是每天給她掛一次電話，在一起嘮嗑沒有。後來小刁還很後悔，跟我說大姐，有一件事做錯了。我說咋錯了？妳說都明明知道妳大姐要往生了，怎麼沒找個機會讓妳們姐倆嘮嘮心裡話？是啊！我們倆沒有單獨嘮嗑，就我姐我倆單獨的說點什麼知心話，一次沒有，因為每次身邊都有人，最起碼大雲和小刁都在身邊。我說也

沒啥可嘮的、沒啥保密的，都是公開的、都是透明的。所以到最後我姐走，我倆沒閒談過一次。不有個第一集，為什麼起個名叫「姐倆嘮家常」？那名是我取的。我說姐，咱倆一輩子也沒嘮過家常，這次咱們嘮個家常唄，我起個名，叫姐倆嘮家常，姐姐妹妹嘮家常。我姐說這個挺好。你們看光碟是不有這一段？實際你們仔細聽聽，琢磨琢磨，那是嘮家常嗎？嘮家常能那麼嘮嗎？但是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，沒有什麼官話、套話，都說的真是家常話，但是它那裡面是有含義的。

說到這我就想，這不是又加了一傑，前面那個淨土三傑大家都比較了解，對淨土四傑這個劉素青老居士可能還不是太了解，我想今天就在這裡，我給大家介紹介紹。因為她畢竟是我的姐姐，我倆從小一起長大，對她的了解沒有比我再詳細、再確切的。我想告訴大家，我姐比我大四歲，她是一九四一年出生的，屬蛇，今年是她七十二歲的本命年。我姐，因為她出生以後身體狀況不好；我和我姐我倆是通病，一樣病，就滿身長瘡，身體特別弱。我是四歲還不會坐著，我姐比我強也強不了多少，我姐是頭上長瘡，身上沒長，我是身上也長、頭上也長，我比我姐更爛糊。後來我給我姐起個外號叫麵窩瓜，她不是好欺負、好熊、愛哭嗎，我說妳是麵窩瓜。我姐跟我開玩笑，她說我是麵窩瓜，妳是爛窩瓜，妳不知道妳小時候爛到啥程度，那腦袋一碰直掉渣，直淌水、直掉渣，說我。我說那咱倆都是窩瓜吧，就這樣的。

我姐小時候聽話，我媽說啥就是啥。我媽特別厲害，嚴厲得很，我姐說對我妹妹不嚴厲，對我嚴厲，我說誰讓妳比我大四歲。所以那時候，惹禍我姐挨打，我不挨打；壞事都是我姐的，好事都是我的，我們倆就是這麼分工的。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你們就知道我小時候多麼欺負我姐。我給大家帶了一張照片，給大家看看，這是

我和我爸爸、媽媽、姐姐，我們一家四口，這一生唯一的一張合影。這張照片是一九五四年照的，我們是一九五三年搬到哈爾濱的，我們住的地方叫平房。你們看，這是我爸爸，這是我媽媽，這高個的肯定是我姐，這個小個的是我。可能照片小，有點看不清楚，離得遠。你看，因為我姐站哪規規矩矩的，我照相脖子還這麼梗著，所以我從小就強、就倔，這照片都能表現出來。你們再看我穿的是什麼鞋？我穿的是一雙小白鞋。那時候一九五四年，有這麼一雙小白鞋穿，那簡直美極了！沒有錢給倆孩子一家買一雙，你看我姐穿的，我媽媽做的布鞋，我媽手工做的布鞋。你說兩個孩子是不是兩個待遇？我姐這一年十三歲，我這一年是九歲，就是這樣。現在我知道了，爸爸媽媽在極樂世界，姐姐又去了極樂世界，就把我這個小不點落下了，現在就剩我沒去。我肯定要去的，不去見不著爸爸媽媽，也見不著姐姐，那也對不起他們。所以咱還得繼續努力。

我就給大家接著講我姐的故事。搬到哈爾濱以後，那時候我在讀小學，我姐姐可能是在讀中學。每年暑假，我們倆都回雙城老家，我外公外婆還在老家住。外公外婆特別疼愛我姐倆，尤其是我，那小外孫女。因為我大姨是一個姑娘、兩個兒子，我二姨是三個姑娘，我媽媽是兩個姑娘，就在姐妹裡我是最小的，所以什麼事人都依著我、慣著我。尤其小時候又那麼賴癢，人眼看都要活不成了，將就將就她，不跟她一般見識，所以姐姐們、哥哥們都讓著我。過暑假要回姥姥家去過這個假期，我姥姥就是，農村你們知道嗎？用手摸雞蛋能孵出小雞來。我姥姥就算計著我倆要去的時間，就摸這個小雞，等我們放暑假去的時候，小雞正好長到八、九個月，不到十個月，說這個時候的小雞最好吃，就給我姐倆摸這個小雞，到我們放假過去好殺了吃這個雞肉。所以我說我吃了好幾十隻雞可能是，都不止。所以等我往生的時候，我想這小雞都跟我後面排著隊，拽

著我衣大襟，那我就都把牠們帶到極樂世界去。我吃你們對不起，我最後往生的時候一定帶著你們，將功補過。

去的時候是從哈爾濱坐火車到雙城下車，從雙城下車還有六十里旱路，那就得步行，就得走。我媽媽說，去姥姥家沒什麼帶的，帶點白麵，因為農村沒有細糧。就用那個布口袋，給我姐我倆一家裝點白麵，我估計也就每個人十斤左右。你想這十斤要從這拎到那很容易，要背著它走六十里地！那時候我姐就十歲左右，也就那樣。背十斤麵走六十里地，現在讓我背我都不背。但是為了去姥姥家能吃點好東西，媽媽給裝上，我倆就背著。這我沒熊我姐，沒讓我姐一個人背，我背一小袋，她背一小袋，就開始上路。下了火車以後，因為我姥爺來接我們，我姥爺年齡大了，不能讓姥爺拿，所以就這點白麵，你說這六十里地，我姐倆咋折騰？一會扛上這個肩，一會扛著這個肩，一會夾這腋窩下，一會夾這腋窩下；這都到了，沒地方了，擱腦袋頂著。我記得走到一個屯子，人家農村不都是那小房嗎，過人家門口，我聽人家說：哎呀！這兩個小高麗孩。管朝鮮族的孩子叫高麗孩，說你看這倆小高麗孩，那個口袋頂在腦袋上連動都不動。說實在的，那個麵它頂著以後，你再往下拽拽，它再耷拉耷拉，就像一個帽子似的擱上戴著。所以咱們就算它二十斤麵，得走六個小時，你看六十里地，我們走六個小時就很快了這個速度，因為要趕上天黑之前得走到家，就這樣。等折騰到我姥姥家，現在你回頭想想，可能這麵都不用蒸了，它都變熟的了，就那麼吃都可以。去了以後，姥姥姥爺都非常高興，姥姥老早就站在大門口去望去了，一看見我們三個擱那個村頭過來以後，我姥姥趕快迎上去：這倆孩子可回來了！就這樣的。

從第二天開始，就得殺這小雞了。一個月之內，假期完了，要把這三、四十隻雞都吃完，吃完我們才能回哈爾濱上學去，我姥姥

對這外孫女你說好到啥程度！那時候沒學佛，也不知道啥殺生，好吃就吃。所以我姥姥是一天殺一個，或者兩天殺一個，頂多兩天。基本上到後來我們要走了，一看這日子不夠了，就一天一個、一天一個，反正走之前最後一天一定把最後一隻殺掉，就是這麼計畫的。

我再跟你們說殺雞，你們聽聽我姐多厚道、多善良，叫我給欺負到什麼程度。因為九個月的小雞，牠沒太長成，不是那麼大，所以那個肉它也就不多。等燉好了以後，拿上來我來分配。你看就我、姥姥、姥爺、我姐，我們四個，這隻雞燉好了，端上我來分配。我怎麼分配的？姥爺吃頭，姥姥吃尾，至於你倆誰吃頭、誰吃尾，你倆可以交換，但是一個頭、一個尾是姥姥和姥爺的，你說多不知道孝順！給我姐姐分什麼？雞的兩隻小腿。聽明白沒？小腿，不是大腿。我自己分兩隻大腿。那個小腿就是從彎那一剝下來不就是小腿，那就是一個骨頭棒，一個雞爪子。給我姐分兩隻小腿，我分兩隻大腿。還有個雞胸脯，不吱聲，我不說。姥姥問我，那時候我小名叫小二，因為就我姐倆，說二啊，這雞胸脯怎麼辦？我說雞胸脯先放著。我姥姥說放哪？我說我來放。我就拿個碗，把這雞胸脯的肉再撕下來放到碗裡以後，我盛點飯把它蓋上，把這雞胸脯蓋到這個飯的下面。我姥姥和我姥爺瞅，這是幹什麼？我說先給它掩藏起來，如果咱們現在夠吃，這個雞胸脯留我下頓吃。你看兩個雞大腿我這頓吃，雞胸脯的肉我下頓吃，你說這隻小雞還有啥？我姐一聲不吱，人就妳不分給我兩雞爪嗎，我就吃我這兩雞爪。也沒啥肉，乾巴巴的，不是形容人瘦，那個手沒肉，說你看你這手像雞爪子似的，真是那樣。我姐吃完了，不帶說我再要，妳再給我點，不要。我姥姥跟我商量，再給妳姐分點？我要高興我分給她，我不高興我就不分給她，那雞胸脯我就是留著。我就把我姐能欺負到這種程度

我記得以前我講課說扒我姐衣服。因為搬到哈爾濱以後，我爸說先給我姐買一個棉猴，下個月給我買，因為開支一次買買不起，問我行不行，我說行。結果第一個月開支，給我姐買個棉猴，我姐穿上，我心裡就不平衡：她是老大還先給她買，為什麼不先給我買？就這麼個心態，然後不吱聲。走道的時候，上學走路，過了第一道火車道，回頭看看我爸擱沒擱後面跟著，因為我爸騎自行車上班。一看沒有，「站住！」我姐乖乖站住，「脫下來！」我姐就把她新買那個棉猴脫下來，我就穿上。妳說妳穿上了，妳倒把妳穿的衣服給妳姐穿，這大冬天的她冷，我沒有，我把我姐脫的那衣服我直接穿上，我姐就穿裡面那小衣服，凍得哆嗦，還得走二十分鐘才能到學校，就這樣我倆到學校了。到學校上一天課，晚上下午放學，這個衣服還得我穿著，我姐擱後面跟著。快到家了，又快到火車道了，就像一個分水嶺界線似的，左右看看，脫下來，「穿上！」快到家了，把衣服脫下來給我姐穿上。我倆就這麼折騰了二十多天，我爸我媽誰都不知道，我姐回去一聲不吱。

快到一個月了，離給我買棉猴時間不太長的時候，叫我爸發現了。有一天我爸騎自行車後面跟上了，一看我倆正擱那脫衣服、穿衣服。我爸走跟前，問這幹啥呢？我姐趕快說，小雲冷了，我把我衣服脫給她穿穿。我爸說妳給她穿，她倒把她那衣服脫了給妳穿穿，怎麼都捂在她身上？我姐說給她穿，她小，怕凍。就這樣，我理所當然的又把這衣服穿上。你說我爸能不知道咋回事嘛！晚上回家問我：妳是不是有意見？我說多少有點。那妳說說，妳這多少有點是什麼個意見？我說為啥她大給她買，我小不給我買？我爸說不跟妳說了嗎，這個月給妳姐買，下個月給妳買。我說為啥不顛倒過來，這個月給我買，下個月給她買？給我爸說得沒話。我爸也特別慫

厚，我爸說快了快了，還有十來天就開工資了，開工資我馬上給妳買。結果下個月開支，馬上給我買這麼一個新棉猴，我姐才能把她那個棉猴穿上，否則的話，那肯定是我的。

我要是惹了禍，我肯定往我姐那賴，因為我姐還都擔著，她不帶給妳揭露祕密的。譬如說到農村去，我們去的時候，苞米不得竄紅纓，竄完紅纓才能長粒、才能吃。我知道那苞米竄紅纓就離吃快了，但是我們放暑假剛去，苞米它還沒竄紅纓，就露個小尖尖，紅纓還在葉裡包著。我就鼓動我姐，我說姐，那個苞米一竄紅纓，苞米就能吃了，妳去給那紅纓往外拽拽。我姐說那能拽嗎？那還有皮包著。我說妳把那皮這麼往兩邊扒扒，紅纓就露出來了。天天薅，用個詞叫拔苗助長。我姐不願意薅，不想薅，我說薅不薅？我姐說薅、薅。我姐就去把苞米葉往四外一扒，拽那個纓，那個很嫩，一拽它就禿了、它就掉了，完了這個葉一扒以後它還不長粒。

我姥姥和姥爺一開始沒發現，後來苞米快要能吃的時候，我姥姥和我姥爺就上園子裡去看這苞米，也盼著快點熟，好給這倆孩子吃。到那一看，大部分全都扒開了，扒開那部分都沒長粒。我姥姥問我姥爺，今年苞米怎麼長的？它怎麼葉都往外咧著？我姥爺說，每年也沒這麼長過。我擱旁邊聽著，我心裡想，這個祕密不能告訴你。我就下命令告訴我姐：我告訴妳，妳聽清楚，這個事一定不能讓姥姥、姥爺知道是我出主意讓妳扒的，讓妳揪的鬍子，妳聽沒聽住、記沒記住？我姐說聽住了、記住了。就一直給你保密。所以我說我姐從小，要不怎麼能叫她麵窩瓜？就這麼，你看別人能不欺負她嗎？我這妹妹都這麼欺負她。我欺負我姐那事多著了。所以我姐姐真是這一生，你就用兩個字來形容她是最貼切的，特別憨厚。

再一個特點，我姐不說謊話，錯了就是錯了，我寧可挨打，我也說真話，就這點，真是她的一個很大的優點。我之所以後來也不

說假話，跟我姐學的，我姐這方面對我影響挺好。另外就是父母也這麼教育，就不可以說謊話，一定要真誠，要說真話，哪怕你錯了，錯了改了可以。如果我姐我們倆誰犯錯誤了，我們說實話，我爸我媽不打我們，告訴妳為什麼錯了，下次不能這麼辦；但是要說謊，我估計肯定得挨打。

我姐遭那個罪，我現在一想起來，我真的都很心痛。我姐初中畢業，她初中畢業本來應該考上高中，因為我姐學習特別好，是她們班的學習尖子，學習委員。就這樣的一個學習成績，考高中楞沒考上。因為一個特殊的原因，這個特殊的原因我還不好說，說了以後還傷別人，所以咱就不說了。反正就是本來應該考上高中，上高中念書，結果就沒上高中，初中畢業就參加工作了。我姐特別愛學習，可愛看書了，她學習成績特別好。我不行，我偏科，我不願意學理科，我願意學文科；我姐不偏科，各科都那麼拔尖。就這樣，楞沒考上高中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姐初中畢業。那時候沒有打工這個名詞，就是找工作，幹活，掙錢去，就這個，我姐就到哈爾濱市找了一份工作。我們家是住在平房，從平房到哈爾濱坐公共汽車得一個半小時，要坐火車可能也得一個多小時，很不方便。我姐就每天從平房坐車到市內去上班，晚上下班再回到平房，就來回這麼折騰。因為我們平房那個地方不大，又是工廠區，車少，人也不太多；等到哈爾濱市內車水馬龍，路上車也多、人也多。一個小孩，你看她畢業的時候也就是十五、六歲，到了哈爾濱市裡，看哪都眼花繚亂，不會躲車，有一天就讓兩個大卡車給她夾到中間。現在想，是不是那個時候佛菩薩就開始保佑她，你說兩個大卡車把一個人擠在中間，那不得夾扁嗎？後來我姐學的，說這兩個車就把她夾在中間，兩個車還誰都沒碰著她。但是她還沒有太多餘的空，她想出去出不去，如果

這兩個車要不動，她想從那空裡擠出去她出不去。但是這兩個車就沒有挨著她，所以她沒受什麼傷，就這麼奇怪。後來我爸爸媽媽想，這麼一個孩子，給送到哈爾濱去上班、去掙錢，這麼危險，就告訴她，那活咱不幹了，回來吧！

所以後來我姐就把那份工作辭掉，就回到我們平房，又找了一份臨時工作。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正式工作，反正人人都有活幹。我記得好像那個時候叫什麼，可能有的同修聽到這個詞還有點印象，叫五七連，就是一些家庭婦女，沒有工作的，組成一個集體，幹一些零活，譬如說養雞養鴨，就這個，叫五七連，我姐和我媽媽在一起就幹這個活。就是我姐一九五八年參加工作，以後進了東安廠，一直幹到她退休。她的一生就是這麼簡單，初中畢業就上工廠當工人，後來當職員，叫什麼考勤員什麼的，反正她的工作我都說不明白。你說她這一生，是不是平凡的一生？最後這個示現是那麼的不平凡。

再說我姐姐，孝道絕對是盡到了。爸爸媽媽就我和我姐這兩個女兒，我現在回頭想，要盡孝道來比，我比我姐差得太遠太遠了。我姐從結婚一直和爸爸媽媽是在一起的，一直到最後，把爸爸媽媽養老送終。我是結婚以後一直跟公公婆婆在一起過，我是把公公婆婆養老送終了。我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二十二年，和公公在一起生活十八年，從來沒有分開過。我公公是一九八四年，我調省政府那年去世的，我婆婆是一九八八年去世的。所以如果說我對父母盡到的孝道不夠，對公公婆婆應該說盡了一點孝心，但是和我姐姐比，還是差得很遠很遠。

我在這裡就加了這麼一段，讓大家對我姐姐更有所了解。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，她能不能夠一生成就，這就是例子。她沒有一點稀奇的地方，沒有一點超人的地方。現在如果不是我姐姐往生，

在她往生之前的那個偈子裡告訴大家她的身分，可能現在我也不會把這件事說出來，因為我是四年前，我知道我姐姐是觀音菩薩。但是現在有人要是說妳咋知道的？妳又瞎編出來的，那我沒啥說的，你說怎麼證明？反正我四年前確實是知道我姐是觀音菩薩，但是我跟任何人都沒說，我跟我姐也沒有說過，因為我知道這樣的事是不可以說的，我就埋在心裡。結果這次我姐姐往生之後，我看她留下的那本偈頌，有一首偈子裡就把這個事告訴大家，所以我才把這個事也說給大家聽。

所以說淨土四傑這個影響它多麼深遠，給我們做的是什麼樣的榜樣可想而知。我下面想說說什麼？我想說說學習淨土四傑，對我們每個人應該有點什麼樣的啟示。就是我們一聽，心裡挺歡喜，我們淨土確實是有依有靠了。光歡喜還不行，我們怎麼辦？你自己怎麼辦？我先說說我自己，我自己是這樣想的，有這麼四句話，「學習四傑受鼓舞，死心塌地歸淨土，一心專念阿彌陀，我為淨土鼓與呼」，這是對我的第一個啟示，我要做這個事。就是學習四傑受鼓舞，這很明白，這個鼓舞不是一天、兩天的，是深遠的、長久的。死心塌地歸淨土，對我來說，沒有一點餘地，就是歸淨土，而且前面那個詞叫死心塌地，不會再動搖，不會再徬徨，不會再猶豫，不會再變換題目，就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我姐姐給我的啟示是，她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讀《無量壽經》是我姐姐在我那曾經住過十個月，這十個月她每天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。她在她自己家裡沒有這個機會，因為她家居住的條件很差，她和我姐夫，還有她的孫子住一個小屋。那個小屋是一個雙人床、一個沙發，打開以後晚上睡覺，就這麼堵著的。電視也在這個屋，我姐夫人家還願意看電視，所以我姐沒有工夫，沒有時間、地點去讀誦經典。她只有在我那住那十個月，每天是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其

他的時間全是念阿彌陀佛。所以如果說經教，你不識字，你讀不了經，你不要灰心，我姐就是一個榜樣。她沒有讀多少經，她就是一句佛號老老實實念，她今生就成就了，這不是給我們做了好榜樣嗎？

一心專念阿彌陀，我可以告訴大家，我最近這一年多將近兩年，我沒有讀誦《無量壽經》，我是聽經，每天聽師父講的《大經解演義》，現在聽《大經科註》。我這將近兩年的時間，我沒有讀誦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就是聽經、拜佛、念佛。在這裡順便插一句，有些人問的問題也挺奇怪，說劉老師她為什麼磕那麼多頭？她修什麼苦行！實際我沒修苦行，磕點頭就叫苦行嗎？我覺得算不上；繞繞佛就算苦行？我覺得也算不上。所以為什麼我這次來香港講課，每天講的總的大題都叫「我為淨土鼓與呼」。我記得我昨天說了那麼一小段，不知道大家聽沒聽懂。因為網上有帖子問，說劉素雲是怎麼紅的？她圖什麼？那麼大歲數了！就這麼一個帖子。我當時看了以後，我真是沒有恨也沒有怨，我也沒有生氣，我就反問我自己，既然人家提出這個問題，做為妳本人，是不是得想想妳到底怎麼紅的？這個我給答案了，我說老法師把我講紅的。老法師講經的時候時不常的提提我，認識的人愈來愈多，我就這麼紅起來了。

有人又很抬舉我，我也知道人家是諷刺、挖苦我，但是我把它反過來我當正面看。有人不是給我戴了幾頂帽子嗎，淨空的得意門徒。我昨天不是說，是褒義的、是貶義的我也沒弄明白，反正管它褒義貶義，得意門徒就得意門徒。這是第一頂帽子。第二頂帽子，說我是老法師的大弟子，前面有個大。我當時想這弟子還有大有小有中，誰給分的？我是大弟子。還給我加一個，第三頂帽子，大居士。這居士也分層次，有大居士、小居士、中居士可能是，反正我這帽子都比較大，都帶大。你說是我自己不謙虛，我給自己安的嗎

？不是。你說人家這麼叫我是尊重我嗎？我也心裡明白，我也知道不是，人家是諷刺妳，都給妳加個大，所以那個應該加上引號就對了。

那兩天我就反思我自己，哪個地方做得不好，不謙虛、不謙卑，叫人家不滿意，所以人家才這麼說。我究竟為什麼？人不問我圖什麼嗎？就是妳這麼做，妳說這麼多，妳圖些什麼？我就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出了這句話，「我為淨土鼓與呼」。而且給我的感覺是，妳這次去香港講課就講這個題。所以我這個題就是這麼定的，不是說我想出來，我琢磨出來的。這一想，妳為什麼、妳圖什麼？馬上就告訴我了，就這個題，那大概就是答案。我圖什麼？我為淨土鼓與呼，我就是來弘傳淨土法門來了，我就幹這個，我圖的就是這個。所以現在找到答案以後我心裡特別踏實，我沒什麼可隱瞞的，可不好說的。這是我的第一個啟示。

第二個啟示，我想是對我自己的啟示，也是對我們大家的啟示。這麼四句話，「恩師在講法，為了你我他，聽懂一句話，你就回家了」。這四句話當時我聽了以後，我就特別感動，我覺得怎麼說這麼個大白話，誰都能聽得懂，就看你做不做。有人說，劉居士妳有時間，妳看妳一天能聽十個小時經，我也聽不了那麼多。可能就針對大家這個疑問，所以就告訴大家。恩師在講法，為了你我他，是不是把大家都包括在內了？師父沒有單獨給我面對面上課。但是我曾經說過，我在聽師父講經的過程當中，我對自己說，師父就我一個學生，一個老師一個學生，他是對我說的，我一個字都不能丟掉，我要認真的去聽，認真的去拜。後來我記得上次在香港講課，我說了以後，有居士不太理解，攔底下說了一句，她怎麼說是給她自己講的？他沒聽懂我這句話。你們如果要是把老法師講的《大經解演義》和《科註》從頭至尾都聽了，這句話是師父說的，在講經

的時候講過的。你只有把師父（老師）給你講的東西，你認為就是給你自己講的，我必須把它聽懂、聽明白，我去落實，你才學到東西。如果你聽師父講經，你心裡是這麼想的，「那都是說給別人聽的，和我沒啥關係」，好，你什麼都學不到。所以說你包括在內，我包括在內，他也包括在內。佛菩薩對眾生的加持是平等的，沒有偏向的，你為什麼得不到加持？是因為你自己迷惑，你自己障礙住了。就像過去我講課，我記得我舉個例子，本來外面是陽光明媚，你出去你就可以曬太陽，結果你打一把旱傘，你把太陽遮住。你看見別人曬太陽，說那太陽怎麼照你，它咋不照我？你沒看看，你這不舉把傘遮住了，這不就是你自己設置的障礙嗎？這個例子多麼淺顯。

第三句話，聽懂一句話，你就回家了。用多嗎？一句話能不能聽懂？聽懂一句話，你就回家了，簡不簡單？所以我昨天給師父祝壽的時候，我說那一段話。我就說為什麼有的人要把這學佛，把佛法搞得那麼神祕，搞得神兮兮的？這學佛怎麼怎麼難、怎麼怎麼難，我倒覺得學佛是一件很快樂的事。不要把它搞得那麼神祕，這個行不行、那個行不行？這個如不如法、那個如不如法？守戒律嚴謹是對的，但是不能把戒條守死，這也不行、那也不行。譬如說我舉個例子，要是坐飛機，有兩次我們沒訂上素餐，給上的就是他們普通的那個餐，如果他們幾個不跟著我、不監督我，那飯我就吃了。我就沒當它不是素餐，因為我就想，不有那麼一句話嗎，「一切法由心想生」。你說人家乘務員給你送飯來，你一看：我們幾個不吃這個飯，我們吃素食的。這次來我就事先告訴她們，我說這次如果送飯，不管是素食也好，不是素食也好，不要吱聲，不要吵吵。尤其如果不是素食，不能說我們不吃這個，我們是吃素的。弄得恨不能滿飛機的人都知道你們幾個是吃素的，我說幹嘛要這樣！能吃則

吃，不能吃咱們就告訴她，我們這餐就不吃了，也別說你吃素，完了她們可以原樣拿回去。甚至是人家不拿，咱們自己帶著，自己來處理，不要給人家找麻煩。別好像我學佛了，我吃素了，你比人就高多少似的，好像那些人不吃素都比你矮，你不叫人家反感嗎？你說你哪來的人緣、哪來的法緣？人家一看，這三個人要是這樣一表演，滿飛機的人回頭說可別學佛，我們看見三個學佛的人攔飛機上這不吃、那不吃，麻煩透了，你說你造的是啥影響？老法師告訴咱們給大家做好樣子，可千萬別做這個樣子，做這個樣子，咱們學佛人就招人煩了。我說的都是大實話，真是這樣的。

這就是一個啟示，就是學懂一句咱就落實一句，學懂兩句咱就落實兩句。譬如說，老法師那幾條，我的座右銘，我當成格言，你們要做到一條，成了！第一條，「不和任何人事物對立」。一句話，你這句話聽懂了，你要做到了，你肯定今生成佛。不和任何人事物對立，別人和我對立，我不和別人對立，我和別人和諧。事我也不和它對立，物我也不和它對立。我跟你們說，以前我脾氣非常暴躁，我和我老伴吵架，我不會罵人，我也不會說髒話，我會摔東西。我和我老伴一生氣我摔東西，飯碗有幾個摔幾個，一把沒摔碎，我撿起來再補一遍，非得把它摔碎不可。你說你這不就和物對立嗎？你看，和人也對立，和事也對立，和物也對立。

我以前經常犯這個，年輕時候經常犯這個毛病，三句話不來，火了。反正我也不會罵人，會罵人還能發泄發泄，我不會罵人，那我就摔東西。甚至有一次生氣，氣到極點了，我拿著剪子咔嚓咔嚓把我倆枕的枕頭全攪和了，那裡灌的是麥殼殼，叫什麼蕎麥殼，都淌出來了。我婆婆一聽，我倆這屋有點不對勁，過來了，把門口瞅著：咋的了？她兒子說：她欺負我！我說他欺負我。我們老太太，我婆婆絕對罵她兒子，不帶罵我的，我絕對受寵。就是我怎麼不對

，她兒子怎麼對，保證挨罵的是他不是我，所以我敢告狀，就這麼的。所以說，人通過學佛，你把這一句話學明白了，你再把它落實下去，你能不成就嗎？你說你和所有的人事物都不對立，你還有啥過不去的檻？過不去的檻都是你自己設的，不是人家別人給你設的。

你說咱們師父，是不是咱好榜樣？我認識師父，接觸，今年四月四號是整三年。聽老法師的講經我聽了十年，我沒聽師父批評過任何人，毀謗過任何人，中傷過任何人。你們誰聽說？反正我是一次沒聽。我知道有些人對老法師傷害得很重很重，師父從來沒說過。而且，前幾天你們聽師父那句話，引沒引起注意？師父是這麼說的：過去在我身邊學佛的人，後來可能因為某種原因離開了，如果現在機緣成熟，他們願意回來，我還想把他們都請回來。多麼大的胸懷！我說我見老法師三年我沒白見，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老法師那種博大的胸懷，就這個讓我學來了。所以我說我現在這三年，我境界的提升比前十七年要多得多，一點不是虛假的，不是假話，是真的。這是一句話。

第二句話，「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天底下沒有我恨的人，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」。前面那一句咱們不說了，再說這個，這三句你要做到了，和前面那句有區別嗎？它是一致的。我聽了以後，我就一條一條對我自己。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人我都愛？我沒做到。天底下沒有我恨的人，這一條我做的基本差不多，我沒有恨過任何人。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，這一條我也基本上能合格百分之八十。就是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這條我做得不好。我沒有想到所有的人，個個我都去愛，還是有挑有揀的，這個我愛，那個我不太愛，最起碼有點分別心。你說這三條，能不能成為你的座右銘？反正是我的座右銘。

前些日子我在家裡聽的時候，老法師又說了一句，我不知道你們聽經聽沒聽進心裡去？就那一句話聽進你心裡去，你這一天都沒白聽。老法師說了句什麼話？「學會一生不批評別人」，就這一句話。這是二十多天前，我在家裡聽的。你看我天天聽、天天聽，就這句話就是重點，對我來說就是重點。我現在批評不批評別人，應該說有進步，但是沒有百分之百的做到，說一個都不批評，最起碼我還批評我老伴。別人我很少批評，小刁有時候批評，大雲有時候批評，因為身邊的，反正我們幾個也熟了，也不外。

我老伴有時候，我認為批評人家，肯定你就認為人家做錯了，人家表現不好；如果人家表現好，你能批評人家嗎？譬如說，我老伴的習慣是什麼？看電視，我在屋裡聽經，他往外屋看電視，我聽著沒啥動靜了，我就把門開開看看，我看人躺在沙發上呼呼睡了，電視開著。我就輕輕過去，我想把電視給他關上，因為他睡著了。我這面一關，人家那面馬上說我聽著呢！人家沒看，沒說我看著，人家閉著眼睛睡覺。人家不說我看著，人家說我聽著。這個時候心裡就有點不太痛快，我說你能不能節約點？你要是看，我不給你關，我說你都睡著了，你還非得開著它幹啥？我說你睡著了，不看能聽嗎？你說這話是不是也有點嗆人？

還有時候，我老伴那個習慣我不太喜歡。你說這還是我喜歡、我不喜歡，這不還是我嗎？啥不喜歡？他愛吐痰。他往哪吐？沒個固定的地方。我給他整個小簍，我說你要吐就往這一個地方吐。人家沒地方，坐便裡吐，洗手盆裡吐，廚房我洗碗那個水池子也吐，垃圾筐裡也吐。垃圾筐擱地上，它不有個高度嗎？他吐的時候我給他比劃，我說你把這筐端得離你嘴近一點，它不就吐進去了嗎？人家不，人家站得直溜溜的吐，整個痰滴啦滴啦，有時吐對了掉裡頭，有時吐錯外邊去了。就這個時候，你要讓我一句話不說，不批評

人，我真沒做到，還是有點生氣。我說能不能聽點話，你就低低頭行不行？你把筐端起來行不行？那水池子得洗碗的，你能不能不往這裡吐？我老伴脾氣好，現在，你說啥我也不吱聲，我該吐還吐，照舊。

所以說，學會一生不批評別人實在是難。前半生，你看我今年六十九了，前半生肯定是批評人，當老師能不批評學生嗎？參加工作以後，和同事能沒有一點矛盾嗎？肯定批評人。現在聽到老法師這句話，我能不能從現在開始做起，我不批評任何人。就這個決心已經下了好幾次，還沒完全做到，還得繼續努力。所以說，你把師父講的話聽明白了，你落實，真做到了以後什麼心情？特高興，這一條經過努力我做到了，你就非常高興。

譬如說像這次這麼大的風波，給我施加那麼大的壓力，這要是三年前我肯定承受不了，說不定我就得跳出來，你整網我也整網。我嘴不會罵人我寫字，我也掛到網上去，我跟你較量較量，肯定我是這種做法。這三年見老法師，真是把這個胸懷學來了，所以我現在特別坦然，你罵到我什麼程度我不著急、不生氣，我還不回擊，只允許你這個巴掌擱這舉著，我這個巴掌絕對收回來。我也告訴有的同修，有的同修提醒我，是不是得站出來反擊？我說不可以，佛陀弟子不可以搞這個爭啊鬥啊，不和諧，咱們得做和諧的模範。

還有的同修說，我看網上掛的，有的同修發牢騷，可能就寫的關於我如何如何，掛到某某網上。第二天網上就給它，那叫刪帖，我新學的，不叫刪網，叫刪帖，那帖子就被刪掉了。這個同修就非常有意見，那意思不讓我們說話。後來我就跟大雲說，我說大雲，妳跟那個網聯繫聯繫行不行？妳跟他說，不管誰掛罵劉老師的帖子，他要掛多長時間，你給他掛多長時間，你別給他刪帖行不行？過幾天大雲給我回信了，給我拿了一個叫「吧規」。有個「劉素雲吧

」，我也不知道誰給我建個「劉素雲吧」，我的信掛在別人吧上不行，掛我那吧上。我還跟大雲說，那是妳建的嗎？名叫「劉素雲吧」，是別人建的，人家別人建的還有吧主，吧主還定的有吧規，給我整了一大篇吧規。她給我念的，擱她手機上，我也看不清楚，她給我念的，吧規第一條什麼什麼，第二條什麼什麼。完了大雲說，不是說妳讓掛人家就掛，妳聽聽人家吧規。我一聽人家吧規，那咱得尊重人家的吧規，我說那咱也別勉強了。

但是我還是希望，凡是負面的，得找個地方掛。我都尋思，實在不行我自己弄個吧，我起個什麼名，往我那吧裡掛，我看著還方便，你掛的也方便。不管你說到什麼程度，你把內心話表達出來這不也好嗎？省得鬱悶、省得生氣，生氣就得病，細胞就不健康了是不是？以後我研究研究，如果我要是研究明白了我建個吧，凡是反對我的，掛別人吧上不給掛，你往我那吧裡掛，我給你掛。你說掛一年我給你掛一年，你說掛五年我給你掛五年，掛著，讓大家看唄！有什麼可保密的，有什麼不讓說的？大家可以暢所欲言。

這是一個。再一個就是說，這幾句話每個人都對對號：你從哪裡來？來了要幹啥？這都是大白話。「你從哪裡來，來了要幹啥，將來去哪裡，你弄明白嗎？」我就想這誰給我出的這幾句話？這是問大家，每個人都適用。你看，你從哪裡來？我的答案我知道了，我從哪裡來。來了要幹啥？現在我知道了，我來這個娑婆世界幹啥，我是啥任務，這我知道了。將來去哪裡？這個也基本明確，就是現在還沒去成。你弄明白嗎？那意思是說，這三件事你弄明白了嗎？我們每個人都對對自己，你知不知道你從哪來的，你來了幹啥？有人說，她老說她有任務、有使命，好像怎麼怎麼的，實際不是。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娑婆世界，每個人都有使命，每個人都有任務，只不過是你的任務和你的使命不同而已，這個有區別。不是說我

一說我有任務、我有使命我就多麼高級，我比別人高多少，我又是什麼什麼。我是什麼？我就是劉素雲，就是那個老太太。我十多年前那麼漂亮，我現在沒有那時候漂亮，我那時候長紅斑狼瘡你沒認識我，你要認識我你就知道，這老太太她確實太平常、太普通了，跟任何人沒有什麼區別。你說現在認識我這麼長時間了，我昨天不說嗎，你看我有啥變化？我不還是原來的我！

昨天師父過生日，我現買個大禮服，還是佛友給我買的，給我郵到哈爾濱，告訴我一定要穿，表示莊重、重視。那拿著吧，我就拿來了，昨天我就穿了，一穿還覺得挺美的、挺精神。更讓我高興的是那歌沒唱跑調，得到大雲和小刁的表揚。回到房間小刁說：妳擱廣州唱那次，唱好幾遍都唱跑調，今天唱一遍還沒跑調，唱挺好。我說怎麼樣？我唱對了吧！她說對了，我不讓妳唱妳唱，妳真唱對了。我說妳看多好，那氣氛，我看到師父可開心、可高興了，師父笑得可開心了，直鼓掌。我說過生日，讓老人家高興，別整得那麼嚴肅。

反正我是來到師父身邊以後，真像我說的，感到特別幸福，感到特別溫馨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似的，在師父面前，我就像個小孩似的。那時候你看師父在澳洲，都要上汽車之前，走到我跟前擱懷裡掏。我尋思，師父又在掏啥？掏出這麼長一個小筆，把上帶一顆小鑽石，亮晶晶的，天藍色的。我不認識，大雲和小刁告訴我的，說這是鑽，叫鑽，一支小筆帶一個小鑽。你說都要上車之前，師父掏出來給我，就像我是幾歲小孩出門回家了，可盼著了，不知道給你點啥好，就這種感覺。所以我從見師父到現在，我從來沒覺得挺拘束的，不敢說不敢動的，我沒有那種感覺。有時候就好像回到爸爸媽媽身邊撒撒嬌，是那種感覺，我覺得這種感覺是最真實的、最溫馨的。如果是客客氣氣的，我倒覺得挺彆扭的。

這是我要說的第四個問題，就是學淨土四傑對我們應該有什麼啟示。我是結合我自己說的，也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做參考，大家也借鑒借鑒。如果有借鑒的地方大家就借鑒，沒有借鑒的地方，那你就自己再考慮，再去對號去。

第五個問題，淨土四傑跟大家交代明白了，他們的使命也說明白了，應該對我們有什麼啟示也說了，我想下一個題目說說我們應該還做一件什麼事？報恩。淨土四傑給我們做了這麼好的鋪墊，路子給我們鋪的這麼平坦，讓我們沿著這條大路往家走，去回家、去見阿彌陀佛，我們是不是得知恩報恩？我們得報四傑之恩。

怎麼個報法？每個人可能有每個人不同的方式。我自己對照我自己，我是這麼幾方面，也供大家參考。第一方面就是堅定不移的修學淨土念佛法門（持名），因為念佛有四種念佛方法，咱們做的是持名念佛。我持名念就是念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，因為我就一心回家，沒有別的想法，就不用客氣了，就是阿彌陀佛，我就是今生一定回家。所以一定要堅定不移的修持。現在我周圍有些同修，修了好多年淨土念佛法門，現在又被拉修這個去了，又被拉修那個去了。我就內心特別替他們惋惜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回家的正確之路，結果走走走，又跑到岔道上去了。你說愈岔愈遠、愈岔愈遠，何年何月再能回到正道上來？基本上希望不大。所以我真是警惕我自己，一定堅持到底，不管遇到什麼艱難困苦，什麼樣的挫折，都要把淨土念佛法門堅持到最後，一直到回家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，受持讀誦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。有的人對會集本有異議，這也很正常，這也沒關係。有的人對這個是持排斥態度，我不太贊成採取排斥態度。因為什麼？《無量壽經》這個版本還有五個原譯本，無論是老法師也好，還是任何一個修學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的同修們也好，我沒聽誰說，你們別的都不行，只有會集本，沒

有。老法師說得特別明確，《無量壽經》還有五種原譯本，你喜歡哪個你修學哪個，沒有人強迫誰，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。但是做為我們選定了這個會集本，別人也無權干涉，無權指手畫腳、說東道西，說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如何如何、如何如何。我們可能就和這個會集本有緣，我們就依靠這個會集本來修學、來回家。我們選擇，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走哪條路的權利，我不干涉別人，別人也沒有權力干涉我。所以，如果說有人干涉你，你也別生氣，你就按照你這條道走到底。他干涉有什麼用，主動權不還是在你嗎？他不讓你讀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你照讀不誤，他能天天看著你嗎？只不過有些時候發表點小言論，說說而已，說就說唄。

我建議大家，我現在就想，因為前一段我想蒐集，對我姐往生這個光碟發出以後，有哪些負面的反應，然後咱們反思一下，看看那些做得不對、不好，咱們好更正，我是出於這個目的。我讓有的同修給我蒐集蒐集網上的意見，否則的話，對那網我是一竅不通，我從來不看，我不知道網上都說些啥。我記得前些日子，就是去年的年末，咱可以公開這樣說，掀起了一股反對老法師的浪潮，一股風，而且那股風挺強的。反正言語的批評，過激不過激就不用說了，可能言語用文字來批評還覺得不夠勁，再畫漫畫。這個我都沒看到，我聽有同修說了，同修說有點太過分了吧！咱們不說老法師是什麼當代的高僧大德，咱們把這個先拋到一邊去，就說一個八十六歲的老人，你幹嘛要這樣去對待他？當時意思就跟我說，讓我站出來說叨說叨，跟他們辯論辯論。我說你看沒看師父什麼態度？四個字，如如不動，師父每天照樣講他四個小時的經。我每天看碟的時候注意觀察師父的面部表情，我說沒有變樣，還是原來那樣，穩穩當當。如如不動這四個字，體現在師父身上太準確、太明顯了。師父如如不動，這些弟子，尤其像我這人家叫我大弟子，我歡實起來

，我開始跟人幹上了，那是尊敬師父？那不是尊敬師父，不是幫師父忙。我說師父如如不動，我一定如如不動。

可能有同修說，妳看妳是師父的大弟子，師父這麼喜歡妳，師父挨罵妳不站出來說話。這話不說，咱們不反駁。還是我那四條原則，不爭論、不討論、不辯論、不解釋。你說雞蛋是樹上結的，我絕對不說是小雞下的，你認為牠是樹上結的，樹上結就結唄，你能上樹上去摘雞蛋，那你去摘去，我知道不是樹上結的，我不上樹上找雞蛋去，就完了唄！你愈解釋、愈爭論愈麻煩，你最後不把咱們師父老人家推到風口浪尖上去嗎？叫人家一看，首先說，你看這些學佛的，他們打起來了。再一個就說，你看淨空老法師那些弟子們，一個一個那個低水平。咱們別低水平。什麼叫最高水平？不吱聲。這就是我的訣竅、祕密，你說啥我不吱聲，你說我低水平我就低水平，你說我高水平我就高水平，我不上你的當。就想逗你，挑火，給你兩方面火都挑起來，你們打起來了，人家擱旁邊看熱鬧。所以咱們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千萬不要上這個當。這是我要做的，就是關於會集本，我在這就多說幾句。就是你選擇哪個，你自己拿主意，你自己選擇，你別干涉別人。

還有一個就是，你自己學明白了，咱不能說全明白了，你哪怕學懂了那幾句話，你受益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告訴給別人。這說大一點，為人演說。我現在是不是在為人演說？大概就算吧。我不保守，因為我這麼多年學佛，是聽老法師的光碟受益的。我是這麼過來的，我的命是這麼撿回來的，如果十年前我要是沒有老法師這套光碟，我就像平時那麼生活，我肯定不在人世上了。一個是那病，能把我折磨死，一個當時心裡那種鬱悶，我就不死我也得精神病，我得憂鬱症；有話沒地方說，你就是憋著，特難受。病是怎麼來的？就是你氣不通、不順，那個好細胞它就變成壞細胞，它就有病了。

貪瞋痴慢疑，就這麼來的。所以我一直在說，是師父救了我身命，給了我慧命。我要不看師父的光碟，我可能真是自殺了，我身命就沒有了。我是看師父的光碟，我活過來了，你讓我自殺我也不自殺了，我知道自殺怎麼回事，上哪去了，我不幹那傻事了。是不是師父給我的身命？然後師父又讓我懂得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給了我慧命，使我今生能夠成佛。

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因緣，就是二〇一〇年的四月四號，我第一次見師父的時候，就是那種感覺，我作佛的機緣成熟了，我要跟師父回家。那是二〇一〇年的四月四號，到今年的四月四號，這不正好三年。這三年對我來說，不說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差不多，把我整個人生改變了。脾氣秉性，這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，原來我是那麼個暴烈的脾氣，沾火就著。說實在的，我是那個，我姐不說嗎，妳這個腦袋不好剃，說我這個腦袋不好剃。不像我姐，人說啥就是啥，像麵團似的，捏個扁是個扁，捏個圓是個圓，我不讓捏。所以就這麼一個暴烈的脾氣，現在應該說改了百分之八十吧差不多，不發脾氣、不摔東西了，我多少年都不摔東西了。後來我就告訴我自己，摔東西是錯的。那時候沒聽老法師講這一段，我還不知道，但是知道摔完了你還得再去買去。你說你摔的是誰？你把碗都摔了、盆也摔了，你不吃飯吶？吃飯咋辦？還得上商店再去買。不行，幹這事傻，所以不摔了。

不摔東西以後，採取個什麼方法？嘔氣。我跟我老伴生一次氣，可以一個月一句話不說。一句話不說，實際這個滋味比那個摔東西還難受是不是？就你兩個人，飯我照做，我照樣給你盛、給你端、給你擺這。要沒生氣，「老伴，吃飯了」，這個口氣；生氣了以後，能這樣說就不錯了，「吃飯！」這就進步了。再後來一聲不吱，我給你擺這，你看著就坐著吃，看不著拉倒。等我吃完了，他要

真是沒來吃，我撿下去、收拾了，不吃拉倒，就這樣的。

現在這些都沒有了，我老伴現在在我面前，我就那樣想，像哄小孩似的，哄著唄。我們家反正現在加上劉優祕我們三個，都是家庭成員。我老伴跟我說，妳現在改得好多了，妳原來那個脾氣真是改了好多。妳要是對我這個態度再進一步的改改，妳今生肯定成佛；妳要在我這兒這一關過不了，妳離那個佛門口還有一段距離。我說那就是你助我成佛，我得給你溜鬚，我得哄著你，他說那差不多。現在應該說，老倆口就是老伴老伴，反正相互作伴唄。我是那樣想的，老倆口在一起可能吵、可能鬧，但是他不隔心，你要真是有一方假如要是沒了，剩下一個也夠孤單的，還是有老伴好。所以我就想，不管你表現怎麼樣，你有什麼不良習慣，你還是守在我身邊好。

出去，譬如說遛狗，兩人出去是伴。我跟他說老伴，人家外面有夫妻兩個，兩個人一起出來遛他們家那狗，我看著可羨慕了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，咱倆去？他說我不想去我就不去，我想去我就去。我說那根據你的自願選擇。有一天我自己帶著劉優祕出去，我們家那狗小，我給牠拴著繩領出去了。一個大狗，可能就相中我家劉優祕了，就老往這劉優祕身上撲，我這面拽著繩子，劉優祕掙脫不了。那大狗站起來跟我個頭差不多，就像那獅子似的，一看挺嚇人，金紅色的毛。我就拽著劉優祕，想跑也跑不掉，大狗牠跑得快。牠撲劉優祕撲不著，牠就開始撲我，撲著我的身牠哼哼。我估計那是抗議：我喜歡牠，妳幹嘛領牠走？妳為什麼不讓我跟牠玩玩？我估計要是人會說話，大概是這個語言。結果我就領著劉優祕，我就念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一邊念阿彌陀佛，一邊領著劉優祕走。大狗一看我真領劉優祕要回家了，可能是生氣了，上來一下子就把我撲倒在地上。劉優祕我也拽不住，撒手了，繩還在身上拴著，劉

優祕自己往家跑，不管我了。大狗把我撲倒，完了我回頭，牠那個眼神瞅我就不太友好了。我瞅著牠，我說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對不起，阿彌陀佛，對不起，牠就起來走了。我起來拍打拍打，因為地上都是雪、冰，我起來拍拍，我也回去了。回去我跟我老伴說，我說老伴，今天那大狗差點沒把我吃了。他說是嗎？那麼危險，以後再去，我陪著妳。我說你拿個小棍，我前面走，你後面是保護的行不行？他說行，以後再出去，咱倆妳保護我、我保護妳。你看一商量這不就通了，你說是不是？還是有個老伴好。

再一個我想說說我要做的，我一定堅持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。我為什麼說學佛二十年，我給它分成兩個段落？前十年、後十年。因為前十年我真是沒找著正道，什麼法門我都不知道，人家說那邊來個師父，我就趕快去看去，人家說那邊來個活佛我去拜去。有的是在家的，說某某一個老頭，說他可有本事了，那我也得去拜師父去。前十年就這樣跑也沒跑明白。後十年找到這條正道，但是一開始走得不穩，應該說走得相對比較穩了、踏實了是二〇〇三年開始到現在，這不也是將近十年的時間，這十年找到一條正確道路了。師父不說我，就是一開始聽他那個《無量壽經》七十碟的時候，我就聽懂一條，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」。我記得我還是查字典，怎麼回事，怎麼個意思，一門精進。最後也聽明白了，字典也查明白了。自己又是個笨人，你整那麼多能行嗎？但是就前十年，我讀了老多經。我哪門都不知道，專門讀大經，也不知道怎麼想的，像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地藏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六祖壇經》，就這些經我全讀了。有好多經我不但讀了我還手抄，拿張稿紙抄，那麼厚一沓。《楞嚴經》多長，我從頭至尾抄，《無量壽經》我都抄過。所以後來有人說妳讀過經嗎？妳知道啥叫佛法？我當時心裡有點不服氣，我心想我讀經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

呢！那時候我讀了，我讀沒讀懂？我沒讀懂。但是我都讀了，讀的時候就感覺挺好，就這種感覺，可能我就和佛有緣，和這經有緣。

另外還奇怪，就是那個佛經，它儘管都是繁體字，像大悲咒都是繁體字，我拿過來就會念。可能因為我偏科，偏語文有關係，另外我又是教語文的老師，所以對漢字不是太打怵的。就今天小刁還說，她想念念大悲咒，背不下來。我說妳要是認真，有三、五天差不多就背下來了。她說我不會念。我記得我第一次，那是二〇〇〇年吧，我第一次拿到大悲咒的時候，我當時基本就念下來了，過了三、五天我就背下來了，我就不用拿著那張紙了。我自己就拿念珠，念一遍撥一個珠，念一遍撥一個珠，一天念一百零八遍，將近三個小時，就是這樣的。這個東西緣分也很重要，所以我覺得我就應該是一個佛門的人。既然是一個佛門的人，咱們就還堅持說佛家的話，做佛家的事，別人說啥不要去管他，任他說去吧，咱的目標是明確的。

今天我給大家講的淨土四傑，囉囉嗦嗦說了那麼多，也不知道說明白沒有。說完了，我走下這個講台，你再問我說啥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坐這杌能說這麼多，絕對不是我本人的性格，我是非常內向的。我要是下了這個講台，我很少說什麼，我很少說話，沒有那麼多的話說。尤其是現在聽師父說，除了阿彌陀佛，其他都廢話，咱就好好念阿彌陀佛。但願淨土四傑能給大家帶來啟示，能給大家帶來信心，讓我們好好念佛，能夠報答淨土四傑的大恩大德，將來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見四傑，我們也有理由是不是？要不你說咱們回不了家，對四傑都沒個交代，人家四位老人家做了這麼多工作，我們最後啥收穫沒有，對不起老人家。所以咱們就好好向淨土四傑學習，將來說不定咱們也成為淨土五傑、六傑、七傑、八傑，都往這個方向努力。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說到這裡，謝謝各位。阿彌陀

佛。